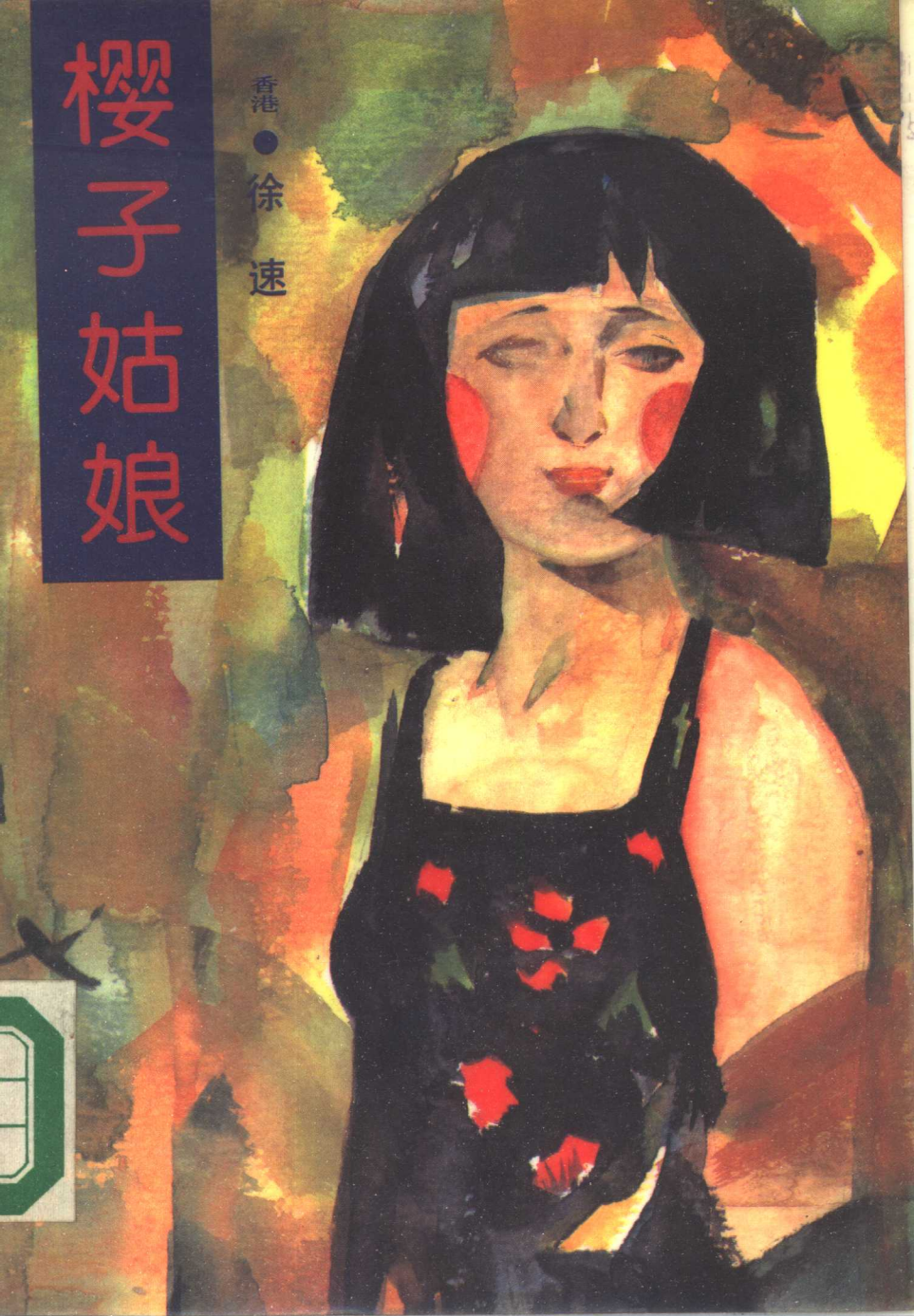


# 樱子姑娘

香港 ● 徐 速



# 樱子姑娘

香港 徐 速





2 034 3738 9

樱子姑娘

徐 速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达江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10 $\frac{1}{8}$  · 210,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25-192 书号: 10309·78 定价: 2.10元

## 楔 子

老同学杨山从东京参加笔会回来，在机场上，一见面就告诉我，樱子姑娘还在人间；而且，已成为一位杰出的女作家。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简直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想，一个柔弱的少女，在战争烽火中，十多年没有音讯；现在居然还能活着，这不象是小说里故意安排的奇迹么？

这奇迹使我兴奋得有点眩晕了。我应该再说得清楚些；樱子姑娘是日本人，她遭遇的就是我们身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日战争，她和我们音讯隔绝，到现在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的往事哟！这可不是一下子问得清说得完的，我握着杨山的手，只感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提议到附近一间酒馆去喝杯酒，一来为他洗尘，二来表示庆祝故人的幸运和成就。

一路上，杨山看着一群群挟着书包天真活泼的女学生，他触景生情的告诉我：“记得咱们在中学时的情景吗？樱子也象她们一样，爱说爱笑，真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云雀”。

“小云雀”是樱子在学校里几个绰号中最好的，也是最贴切的一个。真难为杨山还能记起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那个娇小美丽的影子，又仿佛出现在眼前，我也不禁感喟

的说：“你看，我们都快到中年了，她现在也应该是一只‘老云雀’了吧！”

“老倒不见得！不过瘦了许多，但还算得上一位病美人。”杨山吊儿郎当的笑一笑：“如果你不怕肺病鬼，保管你见到还会着迷哩！”

“怎么？她病了！”我惊奇的问。

“病还算好的！”杨山忧郁的叹口气：“经过那么多的苦难，没有死已经够幸运了！”

杨山是我们同学中鬼灵精怪的人物，绰号也就叫“鬼精灵”。他聪明、诙谐，很有才气。但自从连年战乱，颠沛流离，年轻时那些美丽的憧憬，都成了泡影；再加上与他太太离婚的刺激，就一变而成乖张、狂傲、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怪物。别人认为紧张严肃的，他却视之轻松平常；别人认为高兴喜悦的；他却愁眉苦脸；别人与他谈正经事，他偏天一句，地一句，弄得人啼笑皆非。

在一家富有家乡风味的餐馆，我要了一瓶醇烈的高粱酒，高兴的向杨山举起杯来：“‘鬼精灵’！为咱们的樱子姑娘干一杯！”

杨山向来不会喝酒的，但他连尽三杯，然后狂吸着烟斗，一语不发，只是皱着眉头，对着一团团烟雾，悠然出神。

“她病得厉害么？”我问。

“还好！愿魔鬼保佑她。”

“怎么？你疯了！”

“不！上帝疯了。”杨山放纵的冷笑一声，“上帝教这个世界疯狂，我们只有乞灵于魔鬼了！”

我知道杨山又要大发牢骚了，他用象抓住小偷一样的神情来嘲笑这个世界，我急忙打断他的话，找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来转移他激动的情绪。

“樱子结了婚没有？”我说：“在病中，最好有一个温暖的家。”

“没有，聪明人是不结婚的！”杨山冷冷的回答我。

“为什么？”

“譬如喝酒！”杨山又满满的斟了一大杯酒：“第一次喝醉了是好奇，第二次是冲动，第三次就是傻瓜了。樱子很聪明，所以她不愿有第三次。”

“难道她还想念着汪东原和吴汉声？”

“想起来哭一会儿就好了，东洋娘儿们的性格，拿得起，也放得下！”

“女人毕竟是女人！你没有劝她找个归宿么？趁她还能嫁人的时候。”我叹息的说：“生命也象她们的樱花，开得快，谢得也快！”

“那倒不需要，人家果实都结了！”杨山呷了一口酒，鬼头鬼脑的耸一耸肩头：“对了，我忘记告诉你，樱子的女儿已经中学毕业。”

“你不是说，樱子没有结婚，又哪里来的孩子？”我被他弄得胡涂了，蓦地想起了我们在学校里闹出的谣言，我说：“难道那次谣言是真的？她真的和汪东原生了孩子。”

“我倒想问问你，”杨山苦笑的摇着头：“吴汉声没有跟你谈过这个问题？”

“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在学校里，处处有我，也处处无我，算起来你还是一个重要的配角，哦！”

想起来了，樱子怀孕的事，还是由你侦察出来的！”

“对啊！我演的是一个无聊、滑稽而又糊涂的丑角。”杨山自嘲的说：“现在看起来，我比从前更糊涂了。”

“你没有问过她？”

“问过！”杨山喝尽了杯里的剩酒，抹抹嘴，沉思了一下：“有一次，我请她喝酒，想将她灌醉了让她说出真相来，她先是哀求我不要再提她过去那些恋爱的事，后来她拿出汪东原的照片和吴汉声的金表，拉着她女儿的手……”

“她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的！她哭了！”

“你呢？你不忍再去追问她？”

“我也醉了。”

“从此以后，你没有再跟她谈起往事么？”

“谈起来教人肚子痛！”看来杨山真有三分醉意了。眼睛红红的，颤抖的又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下去，然后，握起拳头，在桌子上猛敲一下，粗声粗气的发起牢骚来。

“我们都是被时代播弄的倒霉鬼，樱子更是一个血淋淋的被害者。八年抗战，咱们干了什么？十年流亡，咱们又干了什么？他妈的！这世界上还有好人过的日子么？忠于国家，国家遗弃我们！忠于爱情，爱情毁灭我们！忠于真理，真理也欺骗我们。你说，咱们死去的那些朋友能闭起眼睛么？咱们活着的人能睁开眼睛么？”

不得了！杨山乖张的老毛病真的发作了。但不可否认的，他每一句话都包涵着许多痛苦，许多眼泪。我知道说些无聊的话来安慰他，只有引起他更多的愤慨，趁他说完一段时，我连忙给他斟上一杯酒，堵住他的嘴，顺着他的

劲儿说：“好！咱们今天不谈过去的，喝一杯吧！”

“好！喝一杯。”杨山皱皱眉头，仿佛将痛苦都喝到肚子里去。他擦一擦沾在唇边的酒痕，重重的打一下自己的耳光：“喝红了脸，也好遮一遮咱们惭愧的脸色。我真不好意思再提起樱子的过去，想起来都觉得内疚，你知道的，我们都欺辱过她，尤其是我，我从前太主观，太糊涂，太混蛋，但是，她对我们……”

“杨山！”我惊惶失措的抢下他的酒杯。

“为什么？为什么？”杨山伏在桌上失声的痛哭起来：“我们要控诉！我们向谁控诉啊！光明在哪里！真理是什么啊……”

杨山真的醉了，醉得象一个可怕的狂人，我很懊悔不该在他喝酒的时候，问起樱子的往事，惹得他那么伤心。

我将他扶出小酒店，送他到寓所里安睡下来。本来，一天的疲劳，我也应该就寝了，但精神的兴奋，却使我久久不能入梦；翘首窗外，海波星光，月明如昼。

已经是深夜了，在这时候樱子正在做什么呢？她是否也在想念海滨的故人？她是否也在重温梦里的童年……

—

我认识樱子姑娘，算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正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春天，随着台儿庄大会战的结束，战局急转直下。我的故乡宿城——在苏北平原上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古老城市，很快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伪政府为了维持地方秩序，粉饰太平，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县城里唯一的马陵中学。

那年我已经十七岁了，因为战争影响，才念到高二班的下学期。

十六七岁的少年已经很懂事，爱国的热情，在内心里象火样的燃烧起来。我们知道乡下有各式各样的敌后游击队，到处都流传他们抗战的英勇事迹，当然，我们也都跃跃欲试的想去参加他们的战斗行列；但是，在家庭父兄们眼中，我们还算是未成年的孩子，没有资格捐枪杆上火线；只好捏着鼻子，又背着书包上学。

满肚子不高兴回到打满了炮痕弹孔的破学校，一切都变了，乱糟糟的，生活，学习根本谈不上，老师们对学生的管教也不太认真。最令人刺激的，课程表上多添了一门日文课。

教日文的教师，就是杨山和我谈起的那个汪东原。一位高高的瘦瘦的东北籍青年，大约有二十七八岁，衣着很讲究，长得也蛮英俊，宽额头，高鼻子，深陷的眼睛，配

上他白净的皮肤，自然髻曲的头发，很象外国影星的派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中俄两国的混血儿。

你想，我们那时恨透了日本人，谁还有心思学习敌人的语文；他教他的，我们干我们的，大家发誓，谁要学一个日本字，就是汉奸孙子。

汪东原没有办法，先是摆起老师的威风，声言日文不及格就要留级。但谁也不在乎，还是照样鬼混；他恼羞成怒了，决定要去报告校长和我们高二班的级任导师。

其实，这也吓不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校长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好好先生，无论什么样的大事，他总是一推二拖三不管，很象大家庭里装痴作聋的老爷子。因此，我们就送给他一个绰号——“泥菩萨”。这绰号一语双关，一来是刻画他胖胖的体型和他那随遇而安的性格，二来与他的名字也有关联。他叫鲍果江，寓藏着“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句俗语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环境里，他这样委曲求全，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耗尽他平生心血的破学校罢了。

我们想，校长这一关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会对我们怎样吹毛求疵，至多是申斥两句罢了。

至于其他那些不关重要的老师，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说实在的，几个著名的调皮捣蛋的学生，都集中在我们这一班，老师们心里有数，所以一向对我们比较客气。他们也会找理由来替我们遮盖，总是说全校的同学以我们这一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因为高三班已经在战前跟军队撤退到后方去了，我们无形中成为全校的“老大哥”，所以多少得给点面子。倒是我们的级任导师杨尚恕，教人对他很有

点顾忌，因为他兼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对学生的管教奖惩，具有最大的权力。好在他是最近才从外地到我们学校来教书，照例的，一位新上任的训育主任，都是先拉拢拉拢学生的感情，然后才会拿出他的铁腕作风来。

于是，我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杨老师身上。很短期间，我们发觉他对我们平时激愤的抗日言论，故意的不闻不问，而且在言谈间还鼓励我们爱国的情绪，虽然，在敌人卵翼下生活的环境中，他也不敢公开宣传抗日。

可是，我们也发觉到杨老师城府很深，性情怪诞，令人不可捉摸。有时他表现很热情很随和，但有时又表现很孤癖、固执。譬如说，他喜欢到野外打猎，杀伤了许多肥壮的野兽，但却婆婆妈妈的在房间里细心喂养几只瘦小的鸽子。他从不参加城里士绅的宴会，但却有许多不三不四的乡下人来找他。更奇怪的，他的年纪不算大，正是四十出头的壮年，但他的装束却显得特别老气，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衫，黑眼镜，头发从不梳洗，又长又乱，下巴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正如我们送给他一个名符其实的绰号：“老山羊”。

有一次，我们在上国文课时，向他提起学日文的情形，故意试探“老山羊”的意见。但他对汪东原一点不作正面的批评，反而很巧妙的转换题目，从学日文讲起日本历史上忠烈爱国的故事。等我们对那些故事不感兴趣时，他又立刻迎合我们的兴趣，谈起我们爱听的地方上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形。

很奇怪，足不出户、老气横秋的老师，对于游击队的活动，谈起来如数家珍。当时我们乡下著名的游击队领

袖有地方部队改编的纵队司令吴人杰，干过正式军官的参谋长江志军，土匪出身的独立大队长胡三，还有一位女游击队长朱八嫂。这些人的面貌风度，“老山羊”说来栩栩如生，好象与他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其中最负威名也是日军悬赏两万日圆通缉的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张国威，“老山羊”将他形容得简直象神话里的人物：平时，这位张主任怎样用人格感召，消解了游击队的内部派系斗争，使之团结，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如何运用智慧谋略击败了日军的扫荡。有多少次他险乎被日军捉住了，但他临危不乱，居然能从容的指挥他的军队，反败为胜。

我们明白“老山羊”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我们忠勇爱国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辱骂象汪东原这样腆颜事敌的败类。弦外之音，他还在鼓励我们这种与汪东原不合作的态度。

这一来，我们有恃无恐，胆子也更大了，一堂一堂的日文课，尽管汪东原在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讲解，同学们在下面仍然充耳不闻。有的看小说，有的抄笔记，甚至有人明目张胆的打瞌睡。

在学校里，我们高二班是起领导作用的，过了两三个月，低年级的同学也渐渐跟着我们学起来。

大概是汪东原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在一次日文课时，他的态度突然转变得很温和：噜噜苏苏的说什么民族间的仇恨是一回事呀！研究学问又是一回事呀！

可是，谁也不理这一套，一口咬定，不学就是不学。

同学中要数吴汉声和高哲华最大胆了，两个人象演双簧似的一唱一和：

“除非学日文替张国威审讯日军俘虏!”

“或者写日文传单,教训日本人!”

“不!”全校最聪明也最淘气的杨山,得意忘形的说:“要是学日文去找日本姑娘谈恋爱,我就干。”

群众有时是盲从的,只要有人带头,其余的人便一窝蜂似的趁起热闹来了。

“丁玉如学了有用,他可以帮他爸爸当翻译。”

因为丁玉如的父亲是维持会会长,有人乘机来奚落他。

“田牧青呢!他也很用功呢?”

“他想学做日文诗,得一笔奖金,到日本镀金得博士哩!”

田牧青是我们班上有名的怪诗人,平时有点疯疯颠颠,自鸣清高,对国事毫无兴趣,但对念日文还比较认真,因此有人也乘机来讽刺他。

“当然罗!”杨山尖酸刻薄的接上说:“他要是得到日本博士,也会象汪老师这样神气,满口‘阿里阿笃’、‘阿打苦西’来吓唬吓唬咱们中国人!”

不得了,玩笑竟然开到汪东原身上了。

汪东原虽然充耳不闻,但气得脸皮紫涨,同学们看着他尴尬的样子,忍不住哄堂大笑。

说也奇怪，过了一个学期，我们升了高三班，班里竟然破例的来了一位日本女学生，名叫犬养樱子。她的年龄大概有十七八岁，长得小巧玲珑，圆圆的脸庞，小小的嘴巴，永远带着微笑的眼睛；不太高，但与她纤纤的腰肢配得很均匀，颇象日本画报上的广告女郎，很美，很甜，有一种我们女同学们所没有的娟秀和娇柔。老实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正是对异性发生爱恋的时期，我觉得很幸运，她的座位正好排在我的左侧。

照例的，每当班上来了了一位新的插班女生，大家总要先评头论足一番；然后再与同班三个半女生做一个比较，作为将来提名竞选校花的准备。

“老母鸡”苏蕙文太土头土脑了，而且自私小气，象一个乡下老太婆，谁要碰脏了她的裙角，她便唠叨不休。几年前的旧帐都给你翻出来；与温柔随和的日本姑娘比起来，差得远！

“圣女”穆莉是我们学校里公认的古典型美人，长眉秀目，亭亭玉立，美是够美了，只是太骄傲，太孤僻，恰恰和日本女孩子活泼天真的性格成反比。看她谁也不理的态度，真气死人；仿佛她是天鹅，我们男生都是癞蛤蟆。

“小野猫”王玉英是现代派的野性姑娘。打扮也最入时，皮肤微黑，眼睛滚圆，长得很逗人喜爱。她在女生中算是

最泼辣顽皮的，这一点很够刺激，但谁愿天天受刺激呢？而且，她常常与我们男生为敌，暗地里做了“老山羊”的“小侦探”。

“母夜叉”孙胜男只算是半个，因为我们已经不将她当作女生看待了。她长得比许多年小的男同学还要高大、粗壮，而且爱穿男装，头发也留得短短的，一派粗线条作风；在她身上简直嗅不到一点女人气，至于那副尊容和娇美的樱子站在一起，更不象话了——猪嘴，羊眼，鹰鼻子，真象是猪八戒的妹妹。

校有校花，班有班花，我们选举班花的条件，除去相貌，品格和性情外，骨子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查一查有没有接受别人感情的“订单”。

在这一点樱子很占便宜，因为原有三个半的女同学都是“名花有主”了；“老母鸡”苏蕙文本来就是高哲华的未婚妻。“小野猫”一向与杨山打得火热，“圣女”穆莉是我们级长刘大魁的追求对象。至于“母夜叉”孙胜男，真是丑女多作怪，她倒爱上了全校最出风头的美少年吴汉声。

在各方面说，樱子真有资格做我们的“校花”，可是，令人遗憾的，她是日本人，而且是城里日本宪兵队队长犬养光雄大佐的女儿。

### 三

有人怀疑樱子是汪东原有意埋伏的“美人计”。有的猜测她是宪兵队派来的女间谍。还有人说，这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新花样……总之：我们对这位日本姑娘很快由美感变成恶感；再发展下去，变成了群众戏谑的对象。

“犬养姑娘！”当我们第一次向她这样称呼，她的脸绯红得象一只熟透的大苹果。

原来，犬养樱子是在我国东北长大的，也一直在沈阳读书。她的国语讲得比我们还流利，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比我们知道的还要丰富，但，她是地道的日本人。

对日本人是不用客气的，潜伏在我们内心的民族仇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在一次国文课上，“老山羊”匆匆的讲完了一段诘屈聱牙的《文心雕龙》，就提前下课，剩下的时间要我们自修。

同学们本来对这门功课就很头痛，老师一走，有的发牢骚，有的怨恨，于是，有人向樱子询问日本的情形，是不是还保留古文的课程。

樱子对她本国文学体制的演变很熟悉，她娓娓的向我们介绍明治维新前后文体的差别，但她特别强调一点，许多有成就的日本学者，对于汉学都有精湛的研究。

自从樱子到我们学校后，校长和“老山羊”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当着她的面攻击日本的政治和皇军的尊严。这一

次可算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大家借题发挥，有意对樱子冷嘲热讽起来。

“哼！”女同学孙胜男首先和樱子辩论起来：“别吹牛啦，这适足证明日本文化比我们落伍！”

“诚然，落伍不可以道里计也！”戴着深度眼镜绰号“酸夫子”的王慕道，酸声酸气的帮起腔来。

“哈！我们的糟……糠粕，日……日本人……如获……至宝。”连口吃很厉害的“癞皮猴”侯朝义，也结结巴巴的向樱子放一枝冷箭。

“糟……粕，至……至宝！”大家一面学着侯朝义口吃的讲话，一面嘲笑樱子。

“我不赞成将文学跟政治混在一起谈！”怪诗人田牧青忽然向大家弹起反调来：“日本也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象夏目漱石，小泉八云，芥川龙之介……”

“嘘——嘘！”

同学们不等他说完，一齐向他发出嘘声。反而将目标转移到田牧青。

“伟大个屁！”

“他是亲日派！”

“不要脸，拍马屁诗人！”

“你想当汉奸？”

“不！”杨山斜着眼说：“怪诗人想做我们杨家四郎，到番邦当驸马爷哩！”

“对呀！说到他心坎里啦！”同学们向杨山疯狂的鼓掌赞赏。

田牧青起先还有点不服气，听到杨山说到他的心病，便